

神功雕魂

诸葛明著



I 24
13
2:1

神功雕魂

(上)

诸葛曾公 著

济南出版社

1991年·济南

I247.5
1271
5.2

神功雕魂

(下)

诸葛僧心著

济南出版社

1991年·济南

(鲁)新登字 14 号

神功雕魂

诸葛噌吰 著

责任编辑:杨剑鸣

封面设计:肖海航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济南市经二路 182 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15

1992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6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572-483-0/I·60

(上、下) 定价:7.20 元

(因有倒页、白页、缺页直接与印刷厂兑换)

内 容 简 介

浩浩江湖，鱼龙混杂，千姿百态，无奇不有：“老怪物”功夫独到，行事诡异；伍灵芝技艺双全，称霸武林；崔承佑放荡不羁，武功盖世。而一言九鼎的武林一代宗师、石门寨庄主陶博公，武功绝伦，道貌岸然，却又贪花好色，重财轻义。

从此江湖多事，遍布杀机！

少年俊侠龚成与仆人王牛儿，就在此时遨游江湖。仗着一腔正义之情，仗着一颗侠义之心，仗着一套祖传绝技“过河刀法”，锄奸除恶，快意恩仇，涤荡群丑，也赢得了丽人芳心……

故事一波三折，情节扣人心弦，人物多姿多彩，武打独辟蹊径！

目 录

第一章	江湖起杀机.....	(1)
第二章	石壁迷魂	(21)
第三章	慧女赠刀	(39)
第四章	多情剑客	(62)
第五章	人外有人	(84)
第六章	神雕伍昆.....	(104)
第七章	群雄聚斗.....	(127)
第八章	悍妇游魂.....	(147)
第九章	戏斗鸳鸯.....	(165)
第十章	“鬼神愁”	(190)
第十一章	采花老手.....	(217)

第十二章	孤胆闯筵·····	(243)
第十三章	不打不相识·····	(272)
第十四章	月夜探庄·····	(298)
第十五章	落水奇男·····	(328)
第十六章	屠龙驱虎·····	(356)
第十七章	淑女良谋·····	(386)
第十八章	身俱神功·····	(412)
第十九章	浩气荡江湖·····	(438)

第一章 江湖起杀机

万里晴空，红日高悬，虽然已是秋季，但阳光和煦，并无多少寒意。

八百里秦川即将过完，远处已现出巍峨的山影，周围却依旧平畴一片。

在这通往潼关的大道上，正不紧不慢地走着一队人马，中间是几部大车。其中一部窗帘高卷，车中坐着两位老人，一个神态雍容，颇具威仪，似是微服的贵官；另一个双眸炯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

在这辆大车的前后，簇拥着数十名随从、兵丁，有步有骑。走在前头的两人，一个武官模样，左手提缰，右手挽着浑铁长枪；另一个平民装束，年约三十多岁，腰

悬宝剑，浓眉大眼，身材挺拔，一路上不住前瞻后顾，似乎警觉着什么非常事故。

这时，由远而近地从后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得得”蹄声，片刻间便有两骑泼风似地赶了上来，从路旁的地里飞也似越过几辆大车。

众随从正自惊疑忽听前面一人朗声吟道：

千里名驹切玉刀，

锦城公子称人豪。

诗成华岳三峰动，

九曲黄河生怒涛！

但听其声清越，字字入耳，显见中气十分充沛。

两骑全然不顾护送兵丁的喝斥，冲过这列队伍的前头，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向前面的山路疾驰而去。

这两骑虽然过得甚快，腰悬宝剑的壮汉却也把马上的人看清了：前面的是个二十上下的年轻人，眉目清秀，身材匀称，方巾蓝衫，纯然是个秀才模样；惹眼的是稍后的一个，此人年纪也二十多岁，却高大魁伟，异常健壮，一张黑沉沉的脸，豹头环眼，自有股令人生畏的威风，背上斜插一把鲨鱼皮套的长刀。正是这人在越过大车后，霍地回头瞥了一眼，敞声大笑而去。

腰悬长剑的壮汉不禁双眉一皱，对那个武官道：“古总爷，说不定会出事，我去向俞大人和师傅禀报一下。”说罢，回头来到大车旁，躬身向那个红光满面的老者道：“师傅，你老人家看是不是点子到了？”

那老者道：“怀远，要沉住气，我看这两个不象。不过已靠近华山北麓了，自当小心才是。如果他们真的来了，你和古总爷都要立刻退到大车旁，切勿冲过去，以防中计。”那个叫怀远的应了声“是”，便赶回队伍的前头去了。

那两个从后面冲越而过的人，是情同兄弟的一主一仆。书生打扮的是主人，姓龚名成。他的祖父是二十多年前誉满江湖、黑白两道都十分钦佩并奉为武林中泰山北斗般的大侠，人称“过河刀、绿云老人”的龚养浩。

二十年前，江湖上提起龚养浩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服。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武功没有敌手，而是因为他遇合之奇与待人谦和仁厚，饮誉江湖。人们传说他本来不是练武的，而是一个长途贩运的商人，二十几岁时在山东的一个集镇上看到个倒在路边已经奄奄一息、遍身污秽的老和尚，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便把这老和尚背到店内，足足一月有余，这老僧才逐渐康复，龚养浩的本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更为难得的是，一个多月中，他替老和尚熬药喂饭，倒屎倒尿，衣不解带，目不交睫，自始至终，从未有半点厌烦，真象孝顺的儿子服侍生父一样。

这老僧原是嵩山少林寺内三堂的长老圆达大师，有一身炉火纯青的少林武功。这次因追捕一个出身少林的败类，在崂山与这个叛逆及他约集的一群高手苦斗了两

个时辰。虽然把叛逆立毙掌下，并重创了那群帮凶，使他们鼠窜而逃，但自己也受了内伤，加上又淋了暴雨。那日内伤、外感一齐发作，病来如山倒，竟昏死路边，又被烈日暴晒了将近一天，病势越发沉重，如非龚养浩相救，必死无疑。所以他不禁大为感动，病体稍妥，便把龚养浩带回少林，收为俗家弟子，把一身武功倾囊相授。那掌门方丈和其他长老，喜欢龚养浩纯朴仁厚，勤奋刻苦，也各授绝技，时加指点。

龚养浩在少林寺足足苦练了六年，出寺之日，他的武功艺业在少林小字辈中已堪称出类拔萃的了，且喜龚养浩虽习成了绝高武功，却不忘本，用寺中长老的银子作为本钱，仍以长途贩运为生，注重行道江湖。他不取非份之财，也绝不挟技凌人，即使非出手不可，也总是点到为止，使对方知难而退，还往往在言语间给对方留有余地。因此十多年间，义侠之名大噪，武林中人提起他，十之八九都要翘起大拇指赞声“好样的！”龚养浩四十三岁那年竟又有一桩奇遇。那年七月间，他到安徽去结算一笔债务，途中因遇一故友畅叙阔别之情，耽误了时间，便趁夜凉赶路。忽听密林中有金铁交鸣和一片呼叱之声，就前往察看，只见三个面目诡异的人正围攻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叟。这老叟右臂已被斩断，浑身血污，步伐已显迟滞，仅凭左手挥剑应敌，虽然靠着十分奇妙的剑法使那三人一时无法得手，但显然已经危急万状、力不从心了。龚养浩连忙一声断喝，跃入场中，自

报姓名，想问清情由，给双方调解。殊不知那三人竟然毫不理睬，分出一人直扑龚养浩，连使毒招；另两人仍继续围攻那老叟。龚养浩只得尽展少林绝艺，使对手负伤逃走，救下老叟。询问之下，才知道这老叟竟是以独创“广成太乙剑法”和登峰造极的内家绵掌，使诸多大盗闻名丧胆、畏之如虎的“白发神剑”欧阳德。

这欧阳德由于疾恶如仇，剑下无情，所以冤家对头甚多。这次竟被仇人买通店伙，在酒食中作了手脚；又知他功力深厚，恐怕毒他不死，就在暗处跟踪，趁他运功疗毒时，突然合力围攻。欧阳德剧毒发作，仓猝应敌，只得且战且走。虽然剑毙了其中两人，但自己的右臂却已被砍断，血流如注，还有三敌穷追不舍。待龚养浩出手相救后，已经心衰力尽。

当下欧阳德感慨地对龚养浩道：“仔细想来，老朽自入江湖所杀的虽然大多是恶人，但或许也有罪不至死的。今天我遭此惨祸，也可算得报应了。所遗憾的是老朽毕生精研的广成太乙剑法和内家绵掌，至今还没有传人。老弟是少林高弟，义侠之名早播江湖，今日相见，果然名下无虚。老朽意欲把这两宗薄技传与老弟，实非妄自尊大，只望日后老弟使它发扬光大，老朽也就不虚此生了！”

听罢欧阳德一片肺腑之言，龚养浩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欧阳老人当时强摄心神，口讲手划，匆匆把这两门绝艺的要诀、心得传与龚养浩后，即倒地气绝。其后，龚养浩又在江湖上闯荡了十余年，把自己原来苦心研习

的五凤朝阳刀法与欧阳德所传的广成太乙剑法融合起来，自创了一套阳刚之猛和阴柔之奇兼备的刀法，取名为“过河刀”——运用起来攻则步步进迫，守则左右横移，如棋盘中的过河卒那样寸步不退，故名过河刀。龚养浩在五十八岁时才归到成都西郊绿云林，封刀谢客，不再涉足江湖。之后，提到他的人渐渐少了。他因所生独子覆舟夭折丧命，晚年遂把生平绝艺传给了嫡孙龚成，并不惜重金，聘请饱学人士教授龚成诗书经史。所以龚成文武兼工，比他祖父少年时幸运多了。

今天陪龚成出来游历的大汉叫王牛儿，是龚家的老仆之子，从小就与龚成伴学，龚成一直称他牛哥。两人份虽主仆，情实弟兄。王牛儿名曰伴学，却只能伴着学武，不能伴着学文。他禀赋异常，小时候就长得骨骼坚韧，肌肉结实，力大非凡，身体的发育也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

王牛儿嗜武如痴，一招一式便连续练到数百遍也毫不厌倦，偏偏对于诗书半点兴趣也没有，学上一千遍也记不住。他比龚成只大一岁，两人感情十分融洽，从小形影不离。绿云老人龚养浩一则因龚成的缘故，爱屋及鸟；二则也喜欢他有极好的学武资质，索性根据他体格的特点，教他练就了铁布衫和大摔碑手，到十六岁时，已是张爪可洞坚木，侧掌能断牛头，浑身刀砍不入，斧劈不伤了。在兵器上，因他满身横练，寻常刀剑已不能伤

他，就授了他一套利于近身搏击的“子母离魂圈”。所以这两人虽然年轻，武功造诣却绝非平常武林中人可比。

绿云老人已于三年前去世，这次龚成禀明母亲，带着王牛儿出外游历，以广见博闻。他们都是少年人心性，今天在路上忽然想比赛一下坐骑的脚力，因而纵辔狂驰，越过了路上那列人马后，仍不在意地奔上了山路。

王牛儿因为落后发急，使力地抽了马几鞭，那马负痛尽力前驰，果然越到了龚成前面，一晃便到了转弯处。不料路边正坐着三个满脸凶悍之色的壮汉。这三人自称是“关中四侠”，却正是人们所称名“关中四恶”中的老二飞豹子巫魁和老三、老四索命双钩蒋扬武、蒋扬威。他们三人正在此等着要寻后面那列队伍的晦气。

王牛儿在前，龚成在后，两骑骤然奔了过来，险些撞在三人身上，双方都惊叫了声：

“哎呀！”

龚成赶忙把马缰勒住，却已冲出了三丈开外。

这三人平素凶横肆行惯以成性，尤其是蒋家弟兄性格更为暴躁，哪肯忍耐，便立刻先后追扑过来。蒋扬威横跃而起，双掌齐出，向龚成右肩猛击过来。龚成身子向后一侧，右手一招“秋风送叶”，搭在蒋扬威左肘上，借力打力，顺势轻轻一带。蒋扬威双掌递空，重心前倾，被龚成这么巧妙地一带，“腾”地一声，已掣出八尺。蒋扬威更是怒极，一个“懒驴打滚”，翻身站起，拔出两把护手钩，第二次全身前扑，恶狠狠地右手一招“韦陀现

杵”，直戳龚成咽喉，左手“喇”地横钩猛砸，竟向龚成坐骑劈来，意欲人马两伤，真是恶毒无比。

蒋扬威毒招使出过半，突觉一条人影凌空飞下犹如痴风扑面。

只见来人双脚还未落地，大手便闪电似地一伸，硬向锋利的钢钩抓来。

蒋扬威大吃一惊，上戳的钢钩已被对方稳稳地一把抓住，往前一送。蒋扬威顿感右手虎口处一麻，慌忙用力紧握，兵器虽然没有撒手，身子却随来人这一送之势“登登登”地接连退了三四步，才勉强拿桩站稳。只见自己面前赫然站着个神态威猛的大汉，一手叉腰，一手握拳，两眼圆睁，目光如电地盯着自己，冷冷地说道：“怎么？是不是想打一架？”

蒋扬威见王牛儿个子几乎比自己高出一头，拳头钵子般大小，周身似乎弥漫着一股使不完的力量，如铁柱般站在那里，加上方才手抓锋利的钢钩的身手，不觉心头泛起一阵寒意，暗暗发怵。正在这时突听身侧发出一声惊叫，转头看去，不觉又是一呆。

原来龚成见王牛儿出手时，已经偏身下马，正想劝止双方，那蒋扬武已赶到了面前，更不打话，左钩“饥鹰搏兔”搭向龚成肩井穴，右钩“铁锁横江”疾啄左腰，来势凶猛异常。龚成身形往后微缩，一个“珠走玉盘”，滴溜溜地一转，眨眼间已贴近蒋扬武的左侧，“呼”的一掌斜击肩背。蒋扬武双钩落空，见对手掌挟劲风向肩头

击来，心知不妙，急忙沉肩坠肘拼命向右前方大跨一步，发出一声惊叫，方幸躲过了这掌，却觉得肋下被戳了一指，顿时两腿一软，身不由己地一屁股坐了下去。

这两方的事是同时发生的，也不过片刻之间。这时巫魁已跃落当场，沉声喝道：

“住手！”

巫魁抱拳拱手，又向龚成和王牛儿轮流扫了两眼，道：“二位好功夫！光棍眼里揉不下沙子，明人不做暗事，两位是不是冲着咱们‘关中四侠’来的？”

龚成因自己的马惊了对方，本想赔礼道歉，但对方不由分说，一照面就连下毒手，纯系被迫自卫。龚成听巫魁这么一说，便平和地答道：“老兄别误会，我们兄弟是出门游学的，马跑得太快，差点撞着了各位，这事纯是我们误会，学生赔礼就是。”话毕连连拱手。巫魁阴沉着脸说道：“话既这么讲，我们河水不犯井水，各干各的事吧。请把我兄弟的穴道解开，两位上路吧！”

龚成俯身解开蒋扬武的穴道，道：“牛哥，我们走吧。”

于是上马前行，才走得几步，忽听身后喊道：“相好的，请留下名儿，我们弟兄日后也好再来领教！”龚成还未搭话，王牛儿已回头大声说道：“好！我的名儿叫‘大侠王牛儿’。你们记着，要打架哪天都可以来找我！”龚成听得暗暗好笑，不愿多事，忙小声说道：“快走，快走，你不要乱说了。”

那三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大侠”的称号会同“牛

儿”两字连在一起，加上銮铃叮当，没有把“儿”字听清，就牢牢地记成“大侠王留”了。

你道凶横成性的巫魁怎么会强忍一片杀机，放过龚成和王牛儿？一来是他眼见这两人一出手便制住了蒋家弟兄，知道非常棘手，即使三人联手也未必能胜；主要的还因为他们立刻便有桩大事要办，不敢节外生枝，所以龚成一表歉意，他便顺着台阶下来了。若问巫魁他们的大事是甚么？那就是截杀后面那列人马中的俞大人全家老小。

这位俞大人名庸，字大功，原藉安徽，进士出身，累官至陕西提刑使。他为官清正廉明，办事亦复干练敏捷。到陕西接任后，听说“关中四恶”杀人越货，罪恶累累，就连饬属下缉拿，严限追扑。不久，因线眼密报，在铜川县乘蒋扬武、蒋扬威饮酒大醉时，将两人拿获，押至西安。

俞大功亲审定案，判为斩首立决，报刑部待批。将他两人戴枷锁镣，关进死牢，并亲命牢头禁卒昼夜巡察，以为万无一失。

殊不知在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这蒋氏弟兄竟突然失踪，狱门依然紧锁，狱内仅剩下了几截断了的脚镣和几块破裂的板枷。仔细勘查后，才发现牢墙顶上的一孔通气天窗的铁条，已被向两边拉成了弯钩模样，当中露出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大约两个囚犯就是从这里被人